



我是一名狙击手，我杀死过许多纳粹分子。我喜欢观察敌人的举动。我曾看到一个纳粹军官走出掩体，举止高傲，命令他的士兵做这做那，借以显示他的权威。他的部下只能服从他的恣意任性。可是这名军官不知道他只有几秒钟可活了。

——瓦西里·扎伊采夫

生死狙击

NOTES OF A RUSSIAN SNIPER

[俄]瓦西里·扎伊采夫 (Vassili Zaitsev) 著 何卫宁 译

 军事谊文出版社



生死狙击

NOTES OF A RUSSIAN SNIPER

斯大林格勒的苏军狙击手瓦西里的生死瞬间

【俄】瓦西里·扎伊采夫 (Vassili Zaitsev) 著 何卫宁 译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狙击：斯大林格勒的苏军狙击手瓦西里的生死瞬间 / (俄罗斯) 扎伊采夫著；何卫宁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1.7

ISBN 978-7-80150-934-5

I. ①生… II. ①扎… ②何… III. ①回忆录—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9856号

Copyright © Pen & Sword Books Ltd, 2009

Copyright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0 by Portico Inc.

This translation of *Notes of A Russian Sniper*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 & Sword Books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军事谊文出版社所有

声明：本书译自国外公开出版物，书中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为作者本人持有。本社出版翻译其作品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或赞同书中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任何人不能以此为由指责或攻击本社或中国政府及军方。

书 名 生死狙击——斯大林格勒的苏军狙击手瓦西里的生死瞬间

著 者 [俄] 瓦西里·扎伊采夫

译 者 何卫宁

出版发行 军事谊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安外黄寺大街乙一号（邮编：100120）

印 刷 北京九歌天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50-934-5

定 价 48.00元

前 言

..... 马克斯·哈德伯格^①

让·雅克·阿诺的著名电影《兵临城下》使瓦西里·扎伊采夫成名。但是，真正的瓦西里·扎伊采夫比裘德·洛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复杂，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瓦西里·扎伊采夫，一名来自乌拉尔山脉枫树林里的猎人，他在 27 岁那年只不过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一名会计和薪金管理员。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后，他与一小队水兵朋友一起自愿上前线参战。在斯大林格勒，上级很快发现他的射击天赋，让他成为了一名狙击手。

瓦西里把打猎的才能和安置捕猎圈套的才能应用于斯大林格勒的残垣断壁。至今，他在废旧工厂使用过的战术、在伤痕累累的马马耶夫山坡上使用过的战术，仍然是各战争学院研究的课题。

由于扎伊采夫的英勇行为在苏联内部流传开来，他很快成为知名人物。在一次战斗中扎伊采夫被榴霰弹炸伤。从医院康复后，他获得国家的最高荣誉——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书中，表达了扎伊采夫对苏联的忠诚和热情。

我们注意到电影《兵临城下》虚构了许多情节，现实生活中的扎伊采夫接受了良好的小学教育，而且，战后，瓦西里还成为了基辅大学的工程学教授。

瓦西里并没有接受过写作培训，但他的这本书却洋溢着激情，充满了实践中的智慧，称得上是一部战争文学的经典之作。在伏尔加河畔那个被摧毁的城市中，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瓦西里·扎伊采夫的祖国面临最黑暗的时刻，他的勇气、智慧、爱国热情，给了他的祖国以一种希望。这才是他希望别人记住的。

^① 马克斯·哈德伯格是《货船上校》的作者。

崔可夫元帅序

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出来的人，有谁会不知道瓦西里·扎伊采夫这个名字呢？他的英雄事迹和高度的军事素养，不仅为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战士树立了榜样，也为其他战场上的战士树立了榜样，他的英勇行为连敌人都胆寒。在敌人向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伏尔加河推进的过程中，瓦西里·扎伊采夫消灭了300名纳粹军官和士兵。他不仅是神射手，而且是高明的战术专家，他在战场上的活动引起了纳粹的警觉，这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科宁斯少校是一名德国超级狙击手，当时担任纳粹柏林狙击手学校的负责人，他被派遣飞抵斯大林格勒，任务是消灭难以抵挡的苏联狙击手。但是，瓦西里·扎伊采夫的子弹先找到了这名纳粹老狐狸。

崔可夫将军和扎伊采夫。



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的瓦西里·崔可夫中将。



我曾经在斯大林格勒见到过一些有声望的狙击手，其中包括瓦西里·扎伊采夫、阿纳托利·契诃夫、维克托·梅德韦杰夫这三位最知名的狙击手。从外表看，他们与普通士兵没有区别。

初次见面之后，我被瓦西里·扎伊采夫的素养深深打动，他具有几种突出的特质：谦逊、优雅、异常镇定的情绪、专注的目光。他的握手给人坚定的感觉，他的手像钳子一样握着你的手，紧得让你感到生疼。

我们见面的时候，正是斯大林格勒防御战最困难的时刻。他说：“我们别无选择。对我们来说，伏尔加河对岸没有退路。”这句话成了困难时刻激励人心的口号，第62集团军的士兵人人都在复述这句口号。

瓦西里·扎伊采夫有组织才能，所以他成为狙击小组的领导。他有许多学生，他的学生最后都成为最好的狙击手。扎伊采夫小组和梅德韦杰夫小组曾经消灭了数百甚至上千的纳粹分子。当时，战士们戏称扎伊采夫的学生是“扎伊采夫的那窝兔子”，称梅德韦杰夫的学生是“梅德韦杰夫那窝熊仔”（在俄文里，扎伊采夫这个名字的词根是兔子，梅德韦杰夫这个名字的词根是熊）。

现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瓦西里·扎伊采夫在这本书中向读者介绍了狙击手学校的奥秘并讨论了狙击手的艺术，他写的每一页都以惊奇的方式给人阅读的快乐。我认为扎伊采夫的思考能增强年轻人的道德意识。我建议所有的年轻朋友们——军队战士、大学生、农场里的共青团员、车间里的共青团员——都来了解一下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扎伊采夫的勇敢和大胆。

苏联元帅 瓦西里·崔可夫

目录 Contents

第 1 章

童年和少年 /001

第 2 章

士兵军装下的海魂衫 /011

第 3 章

横 渡 /019

第 4 章

第一次战斗 /027

第 5 章

活 埋 /039

第 6 章

窒 息 /049

第 7 章

平静的一天 /057

第 8 章

我成了狙击手 /069

第 9 章

初始步骤 /083

第 10 章

艰难的处境 /105

第 11 章

锁定敌手 /115

第 12 章

致命的耐心 /123

第 13 章

士兵的天空 /131

第 14 章

我的责任 /139

第 15 章

信 任 /151

第 16 章

冤 枉 /165

第 17 章

泰乌林和哈比布林 /177

第 18 章

决 斗 /191

第 19 章

为苏联服务 /203

附录 1 狙击手的故事 /217

附录 2 第 227 号命令 /227

第1章

童年和少年



人都记得自己的童年。有人说童年痛苦，还有人说童年充满温情和骄傲，但无论如何，每个人对童年都有所感叹。少年从何而始，至何而终，我却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人在童年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意识，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从儿童变成少年是朦胧的，儿童在这个时期还只能用儿童特有的草率眼光地看世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孩子”。很难说多大的年龄就算是“大孩子”。有时，你有可能遇到一个 20 岁的儿童，但这样的儿童时光不值得夸耀。

在我的记忆中，我爷爷安德烈的一句话把我带出童年。他带我到野外打猎，递给我一张弓和自制的箭，并对我说：“瞄准好目标，眼睛盯住猎物。你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

孩子喜欢玩大人游戏，但大人的游戏并不好玩。森林里有许多野生动物，它们感觉灵敏，动作迅速——各个都不是假装出来的。比如，你想打一只山羊，这东西有极好的耳朵和眼睛，你必须伪装起来，看上去就像一簇小矮树丛或者是一堆干草，你必须静静地躺着，不能大声喘气，也不能眨眼。如果你想偷袭一个野兔子窝，你必须逆着风向爬向目标，不能让身体下的草叶发



隐藏的要和大地连成一体……

出声响，要与大地连成一体，要龟缩得像一片枫树叶，行动一定要轻。你必须让弓箭瞄准野兔才发射，爬得越近越好。距离太远，你肯定射不准目标。

爷爷疼爱孙子，要甚于爸爸疼爱儿子。为什么如此，只有爷爷知道。我爷爷名叫安德烈·阿列克谢·扎伊采夫，出身于猎户世家。爷爷最喜欢我，就像他最喜欢他的大儿子我爸爸一样。我爸爸名叫格雷戈里，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我是老大，成长得很慢。我们家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发育不全的小矮子，像半品脱^①的瓶子，或者像是一根顶着帽子的短木棍。但是，我爷爷从来不说我矮，他总是给我讲打猎的故事。如果我做错了事，他便会急得要哭。看到爷爷如此重视我，我只想报答他，于是爷爷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像学认字那样学会了识别动物的踪迹，我能找到狼和鹿的窝。我建造的埋伏处非常隐蔽，就连爷爷也找不到，除非我叫喊着让他过来。我的这些进步，让我爷爷这位老猎人感到高兴。有一次，好像爷爷想表彰我的努力，他把我带入一个危险境地——在我们捕狼的时候，他让那野兽走近我，等到我与那野兽之间距离不能再近时，他才用木槌把狼杀死。他的意思是说：“你看，孩子，你需要学会如何勇敢地、镇静地对付凶猛的敌人。”看着我脚旁

①品脱(pint)是一个容量单位，主要在英、美等国使用。1英制品脱=568.26毫升。

边的狼皮，他说：“结果是不是很不错？我们省下了一颗子弹，狼皮没有丝毫瑕疵，上等货色。”

此后不久，我设法用套索抓住一只野山羊。嘿，我把绳索掷到那家伙的角上，它飞快地逃跑了！它把我从我躲藏的地方猛地拉出来，拖着我穿过一片灌木丛，它还企图把绳索从我手中撕扯掉。不行，我不允许它那样做。我抓住灌木丛，拼命不松手。那山羊一会向左冲，一会又向右撞；它围着灌木丛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终于跪下了。爷爷很高兴看到我的成绩。而我则哭了起来，爷爷舔去了我脸上的眼泪。

第二天，爷爷当着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面，给了我一支单发 20 轨猎枪做礼物。这是一件真正的武器：弹药带上装有军用弹药筒，内有子弹和能打下野松鸡的大号铅弹。我满怀期待的心情站着，爷爷把枪挂在我的肩上。由于我比较矮，枪托都挨到地板。尽管如此，有枪就说明我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小孩子是不许碰这种武器的。

那时，我刚刚满 12 岁。这一天，我长大成人了。别人叫我矮子，我不怕，因为我肩上有真枪了。这是 1927 年的事，地点在乌拉尔山脉南麓，萨兰-萨卡河边我爷爷的家中。我变成一个大孩子，一个独往独来的猎人。我爸爸还记得他在布鲁西洛夫将军手下打仗时的事，他对我说：“瓦西里，必须节约用好每一发子弹，学会弹无虚发，这对你有好处。这个习惯不仅仅对你打四条腿的动物有帮助。”

除了猎枪，爷爷还教给我森林的智慧，教我如何热爱大自然，告诉我他的处世经验。他常常坐在树墩上，拿着自己心爱的烟斗，抽着自己种的烟草，紧紧地盯着地上一点。他耐心地教我如何成为猎人。

“如果你走入森林打猎，”爷爷说，“摘下自己帽子，以便能听到周围的声音。听森林里一切细微变化；听鸟儿的对话。如果喜鹊在啁啾地叫，这肯定是你周围什么东西的信号，还有可能是个大家伙，赶紧准备好。找一个好位置，要安静，耐心等待，因为猎物会来找你。躺着别动，一根筋都不要动。”

爷爷猛吸了一口他的烟杆。

“你打猎回家，”爷爷继续说道，“务必在太阳落山之后，使得人家探听



不到你的收获。千万不要夸耀自己的成绩，成绩自己会说话。这样你下次就能更努力地打猎了。”

爷爷知道如何把自己的信仰灌输给我们这些孩子。

我总是把捕获的猎物放进猎人木屋之中，猎人木屋能住许多人，只有男人才能进入。猎人木屋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供人居住，另一部分储藏食物，中间用木头隔开。冬天，储藏部分放着冰冻的猎物。屋顶挂着上百只猎到的鸟，寒冷使它们不至于腐烂。

我和爷爷、表哥睡在铺有狼皮的木床上，木床下堆放着其他猎物的毛皮，屋子里还有一张供爷爷白天打盹的床。

在宗教节日的前夜，所有亲戚都来到猎人木屋；平时不许女人来这里的规矩也暂时作废。

爷爷有他自己尊敬的神像，他不相信东正教的圣徒，也不相信我奶奶的信仰，不过，他也没有把奶奶的神像扔掉。所以，我们的木屋里有两套宗教供奉，并排放着。我奶奶的信仰说：“不杀戮，不偷窃，尊重长者，伟大的上帝在天上能看到一切。”按照我奶奶多瑙的说法，我们生而不灭：当灵魂离开身体，身体就要被送去做苦修，而灵魂此时会像鸽子一样飞去接受神圣的审判。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必须报告自己在人间的所作所为，忏悔所犯的罪过。人在下辈子的生活取决于这辈子的行为。人在人世间的行为，将决定他是否会永远在地狱受煎熬，或者是去天堂狂欢。

所以，我和表兄马克西姆总是想做好事，以便日后灵魂能上天堂。但是，我爷爷有不同看法。他对我俩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活两次，人和动物都不能。比如，你今天猎获了一头山羊，你剥皮时没有做好，有两刀下手太重，山羊皮被破坏了。”爷爷有时会大发脾气，说出一些离谱的话：“你如果再犯错误，我就用鞭子狠狠抽你，让你活到我这么老的时候还留着疤痕。”

我和马克西姆就躲在角落里不出声，我们知道爷爷的脾气。他此时会抽烟杆，然后开始寻找理由反对奶奶的宗教信仰。

“你们把山羊挂在屋外的冰天雪地里，鸟儿就会来吃食，你们能看见什么灵魂吗？”

我俩静静地蹲在那里，就像两只仓鼠，看着爷爷像往日一样发脾气。

“所以，你们突然不说话了吧！人们所说的灵魂，你们曾经看到过吗？”

我说没有看到过。

“这就对了，”爷爷总结说，“如果你们没有看见，就说明不存在。存在的是兽皮、肉、勇气。兽皮挂在外面，肉在汤里，小狗鼓足勇气来吃饭。记住，孩子们，灵魂和鬼魂都是别人让你相信的。世上没有令人害怕的鬼魂。真正的猎手什么都不怕。如果我在你们的眼睛中看到恐惧，我就用鞭子抽你们的后背。”

表兄马克西姆带着眼镜，他有斜眼的毛病。他比我大5岁，但我们打架时，我却从来不认输，如果没有打过他，我就会抓他、咬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后退，爷爷喜欢我这种抵抗的劲头。我总是爷爷最喜欢的孩子，家里人谁都不许惩罚我，只有爷爷有这个权力。但是，如果我吹牛、撒谎、搬弄是非、表现出懦弱的时候，他会揍我。

我妹妹波利娜常常抱怨我身上散发着动物的气味，她说的对。在冬天，我们与动物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与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要长。我们的手、脸、衣服、枪、圈套都涂上獾油。就是铁器涂过獾油也变味，何况是往身上涂。我们的气味与动物一样，这样动物就不会因为我们出现而警觉起来。

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是听爷爷训话，他总是给出一些建议，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大森林，他说：“如果用圈套抓住许多只兔子，无法一次带回来，必须把剩下的挂在树上。”这个办法，他实际上早就告诉过我们，但打断爷爷的话是绝对不可以的。

我们总是在黎明时分离开家，此时太阳刚刚升起，新鲜的雪花像面粉一样白，在我们的滑雪板下嘎吱嘎吱的作响，空气既清纯又干冷。刚起床，身体还没有舒展，我们雪滑得懒洋洋的，狗却总是早就准备好了，使劲地拖拉拴在它们身上的皮带。狗总是想自由自在地跑，但是，我们必须先检查圈套是否正常。这是森林里的规矩。

有一天早晨，我们发现有一只狼被圈套捕捉住后又挣脱逃跑了。我们把狗拴好，马克西姆回家里取枪，我继续检查其余的圈套。



太阳正在升起，就像一个红红的火球，周围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光环。天气十分冷，冰冷的风冻僵了狗爪，狗开始狂吠。

马克西姆终于回来了，我们开始搜寻那只狼和其余的圈套。天像疯了一样刮着狂风。在乌拉尔山脉，有一句俗语：“天有点冷不怕，怕的是你站着不动。”马克西姆的眼睛有毛病，在狂风中总是流眼泪。于是，我俩决定第一枪由我打。

我们仔细勘察了狼的踪迹，判断它的右前爪曾被圈套钩住，因为它显然在用三只脚走路。那狼并不笨，它知道有人来追踪，所以总是找雪覆盖薄的地方走。它一旦发现圈套的机关被打开，便原路折回，尽量隐藏自己的脚步。然后，它不再走原路，而是选择一条新路前行。它向林子的深处走，那些地方有冰封的沼泽。这匹狼在路上连一根毫毛都没有留下。

我和马克西姆全神贯注地追踪，完全没有注意到天正在变暗。我很累，背开始疼痛，想吃东西。

马克西姆用短柄斧在几棵树上做了记号，免得迷路。我感到失望，痛苦地意识到一整天什么猎物都没有捕获。心不在焉的我迷路了。我的狗察觉到一丝异样，它开始拉扯皮带。我让狗安静下来，把猎枪抓在手中。离我大约50步远的地方有一堆灌木丛，灌木丛旁站在一只角的山羊。我感到瞄准比较困难，因为它是背对着我。我想等它转身，以便能更好地瞄准目标。但是，那山羊似乎蔑视我，静静地站着不动，用力咀嚼雪中暴露出来的草。我仔细瞄准，搬动猎枪的扳机。那山羊跳到空中，跑了几步，跪在地上。我放开拴狗的皮带，手中挥舞着匕首，跟着狗冲向山羊。

狗赶到山羊前，扑了上去。那牲畜既有力气又狡猾，用自己的角打退了狗。它很勇敢，但是受了伤，无法逃脱。我本不想再用第二发子弹，但是别无选择。我无法使用匕首，因为我根本不能靠近那暴跳如雷的动物。我只能再次射杀它——这次击中了它的头部，它瘫倒在雪地上。

马克西姆听到那狂怒的山羊的呻吟，也听到狗的咆哮，他赶了过来。他看到那东西大得惊人。

“哇！”我爽快的表兄说：“咱俩无法搬动这头野兽。我们需要把它挂在

树上。”此后，他开始发号施令。

“把这里清扫一下，我们必须在这里过夜。收集尽量多的木柴，我们需要烧一整夜。”于是，我准备出一块宿营地，收集了一些干木柴，然后花了很长时间想用锡铁摩擦产生火花。我用力摩擦锡铁，天很冷，我的手变得笨拙，但我不断试。最后，我终于点燃了火绒，木柴燃烧的火光很亮，红色的火舌在燃烧的木柴上翩翩起舞。

这时，马克西姆把山羊皮剥了下来。首先，不能让四条腿的朋友饥饿，马克西姆把山羊的内脏抛给狗。然后，我们用猎枪的清洗棒做炙叉，烤山羊肉。我俩饿极了。

吃完可口晚餐，我只想睡觉。我把拴狗的皮带绑在我的腰带上，枪搂在怀里，用帽子盖住眼睛，睡着了，就好像是回到了家里似的。

马克西姆把火拨旺，翻身靠向我。几分钟后，他就打鼾了。我们的宿营地处于安宁的睡眠之中。唯一没有睡觉的是我那条西伯利亚小哈士奇狗，它的名字叫达姆卡。它卷曲成一个球，但留一个耳朵竖立着，守护着我们的宿营地。

我们在睡梦中突然听到达姆卡的一阵咆哮，这把我们惊醒了。仅几秒钟，我、马克西姆、达姆卡都警觉地站立起来。从燃烧的木柴来看，我们入睡的时间不长。

马克西姆拿起一块正在慢慢燃烧的余烬，向黑暗之处用力投掷过去，余烬洒下大量红火星。我们没有发现异常，狗变得安静下来。我离开火堆，走向黑暗，想看一个究竟。大约一百米远的地方，有一双小灯泡对我眨眼。

我大叫道：“狼！”

“狼一定嗅到了我们的烤肉，”马克西姆说。他接着逗惹我说：“你害怕了吗？”他的话伤了我的自尊。

“我没有。”我回答。马克西姆的暗讽让我很生气。于是，我迈步走向那有一双像珠子一样眼睛的地方。我走得很慢，因为雪深淹没了我的膝盖。突然，我的直觉命令我道：“停下，开枪。”我举枪射击。

枪声在林子里回荡，狼消失了。我猛地拉下皮帽，竖起耳朵，屏住呼吸，



但深林里一片寂静。我感到无奈，戴上帽子，回到火堆旁。马克西姆正镇静地从山羊屁股上切肉，然后穿在烤肉叉上。火堆已经变成一大堆木炭。我奇怪为什么马克西姆不问我是否打倒狼没有。然而，他确实没有理由来问我。那一枪，毕竟是我在黑暗中匆忙射出的，我一定打偏了。我一边想，一边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妙极了。

第二天早晨，马克西姆走近我身边戳醒了我。

“快点，大猎手，该吃早饭了。”

就在我站在马克西姆旁边看他做早饭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去看看我昨晚开枪的地方。

“你到底想去哪里？”马克西姆有点恼火地问道。

“我要去看看我打死了几只狼，”我回答。

他说：“快点回来，别让早饭凉了。”

雪地里有狼的脚印和血迹。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继续跟踪脚印，疑问消失了，我打中目标了。

马克西姆赶来了，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打中了吗？快点，让我们去看看……”

我站在那里，看着近视的马克西姆几乎不是在用眼睛跟踪，而是在用鼻子嗅着追踪。后来，他直起身子，惊奇地看着我，就好像看着一个陌生人。

“干得好，那狼跑不远。”

我们跟着血迹走上一个山坡。在坡顶，我们看到了那狼，它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为了安全，马克西姆先放出狗，然后我们再接近那受伤的野兽。达姆卡围着狼转圈，大声咆哮着，那狼一点反应都没有。马克西姆提起一根棍子，重重打在狼的鼻子尖上，那野兽抽搐一下后挺直不动了。

我们仍然必须找到那只从我们的圈套中脱逃的狼。我们放出所有的狗，林子里到处是狗吠之声。一开始，我和马克西姆认为狗正在与一群狼搏斗。但是，实际情况令人感到十分怪异。狗正大声叫唤，要求我们去帮忙！马克西姆的腿比我长，比我先到狗叫的地方。当我跑近一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马克西姆手里抓着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在一个洞穴之中。

“洞里是什么？”我十分好奇。

“这是我们做圈套的绳子，那洞里的狼腿上缠在这根绳子。让我们用烟把狼熏出来……”

半个小时后，那狼躺在我们脚下。我们没用猎枪就把它干掉了，省了一粒子弹，保护了兽皮。我们严格按照爷爷教我们的做。

我们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回家了：两张狼皮、十几只兔子，我们的狗猎获了一只狼獾。令人吃惊的是，家里没有一个人表示感动，爷爷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甚至妹妹也没有。他们觉得，我们经历过的只是两个猎人生活中的普通故事。我们花费整整一夜的时间，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打死了两只狼，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惊奇之处。

尽管我有一个不雅的绰号——戴帽子的短木棍，但是，我打枪准，有资格做一名猎人。

至此，肩挎猎枪的我，在不经意中告别了童年，成为一名少年。

我学会了在大森林里寻觅猎物踪迹的本事。日后，这些本事帮助我与长着两条腿悍然入侵祖国的侵略者搏斗。



1942年夏天，德军一个机枪分队正小心翼翼地穿过乌克兰的一块玉米地。